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識餘卷二

惠康野叟輯

詩考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絲絲皆相似。君失臣。臣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釋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謬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謬為周書。愈失實矣。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乃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興通鵠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舛彌吹笙鼓。養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難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攸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櫽括。故不甚類也。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岸日。獨遊西湖旗亭。飯馬。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

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
云庾溪詩話謂臨安鄒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
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
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
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章言之。可以盡概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
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備然皆不如西漢葉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
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件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
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
蓋又因人題良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

宋何先吳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游。雨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
錄之誤。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草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

言者。近聞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大可嗟。世間叢祠井社如石
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
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
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
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極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
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
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湖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幽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鑒。黎
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
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之三昧。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用
此妄生分別相。則痴人前說夢也。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卽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
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遠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
貧。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寫朝靄。縹緲下山村。既死明月光。無

復玻瓈魂。念此一脫灑長嗟。登嵐奩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與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畫文爛煌煌。嚙服十二環。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紫東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絡縷。繫作裾間璫。楫予以疾去。談咲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鵝。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卓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紡幕偷迴雙舞袖。綠窓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放却針。詩雖卑鄙。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港水滿湖。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

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猿搭落江天月。入咏筆七言律云。余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顚縛六圍。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梯。廄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遍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四言。如玉盆金缸願伴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銜女秦城左右成行。綺縞纈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即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塘光落岩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疇昔。勿以棄疵賤。全

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隣。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痛無人憐。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雨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雨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鉢。如今空有孤危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

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唉。倩傍人認繡衣。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臺坐
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來春却下來。
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龍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半條入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
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
衾。班復班。架上朱衣殿復殿。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
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闌。小帳無人獨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
起龍頭寒。此首頗有大懸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妓詩云。宮中細草香
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簾玉鉤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
袂真胡越。燕坼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印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渺杳
永絲彈。月夜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處

是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披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圓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杓。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簾纖梅子黃。曉雲卷月面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者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又太平廣記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潭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酉陽雜俎鬼誅流水涓涓片吐芽。纖鳥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硝宮空對棠梨花。詩詰撫龜鬼詩。惆悵金泥摸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棠梨吐杜鵑。又江上梶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梶竿咲殺儀。俱奇詭足解頤。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于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綠紗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願婉約可

觀然樹萱是宋人偽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鳥篆牌。
蓮江張蕙慢。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悽恨不勝懷。此首
亦類晚唐。而韵用鹿盧格。又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
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至川。瑤尊休惜醉。今夕正絲絛。靈源夫人
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
聲。此地無弦彈。棲鳥莫浪驚。咏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益
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
雪。山腳石蟠虬。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是榜起名在第
六。今以為解。首非也。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照宮中詩。唐宮春苑皆離秦。常
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
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蓋五代人作也。許渾
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璫。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

鐘聲覺夢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彎弓。軍忘却。羅博空度九秋霜。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嗟忘還家。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入咏裾百疊漪漪水鷁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俱奇警也。

見詩話總龜

七修類稿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逼天。窗踰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牕雨。久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韵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闋。金鉢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童子燒松火遲我鑾輿下玉霄。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即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轉瞶眼。却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鷓冠花云。難冠本

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言首句以其人
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
帝落達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為
端聖降也。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
萬仞之峻岡。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水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
瓏百丈虹。寬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
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像蛟下入海
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通米一
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
以欺喬公。且以為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
俗者而錄於此云。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固有

熱先擎盞。柳為無寒漸脫絲。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蘭竹蘿煙。憑誰寄語仙源客。
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牢詩。楊
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村半烟草。歎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
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宮歸去也。林
屋洞門無鍾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亭詞。
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
事相近而訛也。

野語又云。眾士人為七夕之餉。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韻。酒邊一士致仙扣
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
云。以八煞為韵。意欲困之。忽蓬其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
隱鵲橋咿軋。尤雲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慢。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
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縫。然亦警敏可喜。錄之。

楊用修詞品記。專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錛。來時走入衆生界。窮窶

半姿都沒賽。捉魚賣。堪嗟馬郎來納敗。清冷寒灑金欄壞。萬裙不把珠璣玉。特地撇來呈。擅怪索人愛。還盡幾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五十始作詩籍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又今通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為閻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賦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倡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卽他愚証妄可見往嘗讀薛記夢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追漏為千載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

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闢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于後。好事雅流。或亡識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謠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固可概見。而後世所謂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春軍。春軍即後世副淨也。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邊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孚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此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

勝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益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黎固。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亡暇雜陳。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宣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未也。塗汚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婚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訛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也。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興。丑蓋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今優伶輩呼子弟大半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日副淨。即古之秦軍也。一日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日未元。一日孤裝。見陶氏輶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且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

淨旦為之。而元時名始咸以此取稱。又妓李嬌兒為溫淨旦。張奔兒為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

宋世雜劇名述。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儻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詳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詒。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脱。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鐵。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放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艱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聲。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敵鬪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按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

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套。大畧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寫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雜劇。為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為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未卽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寶城皆以未為生。此外又有冲未。蓋卽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未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為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閻民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考。

世謂秀才為措大。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未粉細酸為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為紺綠社。唱賺為逼雲社。耍詞為同文社。清樂為清音社。小說為雄辨社。影戲為繪革社。撮弄為雲機社。吟咀為律華社。右八種皆騎

集一處也。然當時唱謡之外，又有吟咏、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晚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為牛堦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未引玉泉云。鄧敵初比隨計。以孤雲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敵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為展力。寃一第耶。時敵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敵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腰綰。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敵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說好。帳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其陳之。李氏曰。吾敵妻也。入何夫人馬。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少異耳。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絏。一也。生止一如。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

落制命山渠。千後橫遭風流業誣。日為里婦。嗟識三也。聞者輒大嘆不能已。

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偏閑說邪。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卒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譏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峻賢者耶。按卮言所引二姓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通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蒸。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蒸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邪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為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蹟。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閑熟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嬌嬌。寫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于鶯傳悉合。獨鄭

恒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醮，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乃微之自寫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唐雜說，柳叅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馬。崔母王姓，男為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于生。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為子盜之。笞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按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事，則斷出此事，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所記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鈞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詞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胸著書元未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抵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詩中大云：撞破莊周

夢雨趙鴻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
賣花人撈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識誦加之關極
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駁。關來唁詢其由眾對此玉筋
也。關曰是嗓耳何玉筋為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箇蓋凡
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嗓也觀此關之為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
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
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
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寶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恒問答語類鵝亭夢後
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即鄭
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
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于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怡上
把新詩寫沉深進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

萬里辭勝覺肌肉大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為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闢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筹信天授有定也。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為文士而高為詞人信有幸不幸也。元文士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輞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于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幾乎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艷歌溫韋麗句。愚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今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入口膾炙，是莫驗也。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模，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為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為宋人剽入之云。

琵琶記。昆山有良璧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父，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昏，見允歎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頤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

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寶久晚風寒峭詞未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驅馬今俗說但以驅為盜竊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驅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為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為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堦驅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臨堦為高乃能躍上始悟驅之為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于里間間故人習驅據此則驅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堦撲崔故以驅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啓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驅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驅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為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語昨夜簫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十萬送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

婦人曰。願為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疋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閻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魏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至談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而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檮檮銀轡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為即呂布美。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亡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嬪。皆秉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覩百藥保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此鬟客之誕。又不必辨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拂尤謬。蓋以汾陽多伎樂。詭為此談。又本紅拂。而昆侖則又附會此鬟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辨。今諸傳奇咸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為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按孫棨北里志。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鋟。以挑鄭光業。為郭曳筆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王國兒。如少時聲譽籍籍。崔妾休狎之題記於潤許上為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牘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楊用修詞品云。覽天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辭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

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圓香。綾綃籠玉。一笑千金值。
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葦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
待金雞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聞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醉盛於
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按此即水滸詞。楊謂堯天。或別有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賾賄
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元纏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
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賓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

攷呂之顯迹。五代見于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于詩
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鑪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
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

葆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鎧日色。扣角而歌曰。靜
居青嶂裏。高嚦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
松而去。

馬湘泰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厯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

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漫高林。春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庭前意。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牀。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碏詩頗相亂。碏亦晚唐視湘稍後云。

許碏。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汎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碏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聞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未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為誰作。

法眼咏牡丹云。擁蕊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雙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嘗目為宗門游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千峯頂上

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覺老僧間。千尺絲綸直下垂。
絲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叫落中峯月。野客吟殘半夜燈。
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偈語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縱迹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衫權作
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制置李公芾

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

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漳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庭芝

公受刑後。書吏夏激冒險白於虜酋阿朮。丐公之屍。斂棺葬於揚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激亦義士也。

大駕迢迢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察使姜公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貴。李公度。芝為淮東制置。姜公為制置府都撥發官。凡李公傳堅守淮東死為忠臣者皆姜公之力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月。米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

安節

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數。賊嘗擲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稱其能死戰也。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罵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

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犯之。以其吐語貞烈。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為虜人分齧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蘋織汗貞身。能行男子難行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蕭露華谷萬字。暑神欲駐難襄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卮。飲趣清奇。萬物脆而

易化五宮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十萬變。碎裂神氣。紛云為液。槁矣。而告憲。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沉。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瞳炯歛。夜不瞽。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辭。淒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藏飛出自玉鼓。

春謡

去年秋日作秋謡。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疊萬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二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内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纈。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私。片時弄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甚無邊。流光瀕洞。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拗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為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姿紛如氣。九起塵土。偶然而來。託為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詎詎。少焉矚之。已化為古。胡為墮影黃泗浦。獨坐翛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劫劫太極長。我來濯形白雲鄉。大咷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蛟老蜃勢相攀。

勵志二首

炎正遭中微。冠屨紛倒置。四辟皆楚歌。獫鬻何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
刺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為時所嗟嘆。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惟悴。我蟄莽茨
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吊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膺。反覆論此事。嗣君尚幼冲。厲
階誰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噐。風沙犯天顏。生死一
葉寄。勢去若瓦解。哀告不可譬。太廟櫬胡馬。太學巢胡吏。殿閣奏秋涼。羣羣走題懸。
淒風吹宮花。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
三百年。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醫
膽榮氣。恐頻裂。皆或時坐如死。突眼噤相視。先生澤未泯。中興斷可冀。仰呼願不平。
挺身撫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嚴
於載記。爰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墮。

其二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
地忽破碎。虎狼穴吾廬。毒氣孽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為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
不用痛。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萬劙裂肌膚。骨腐尚唧咤。且為國家圖鬼神。

果有知聞之亦歛歎。

追獎井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榮全以刀裂其口。立命鬻之。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挺挺讀書。學為君子者。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人既失身汙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也。崢嶸之氣。不為世變消鑠。此國家仁義涵養所致。其敢負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憶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亘人城。天子下殿跣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連昌宮裏花亦醜。三精霧塞黑瞳瞳。天破地裂一無有。誰張弓矢救日月。仰泣旻天大號咷。賢者不入勝母罷。義士耻飲盃。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耻。當知孔明果卿輩。歸然三代古君子。呂尚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壞不可救。鵠巢破鏡咀唇齒。高堂雙眼視天。

下。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古捲音響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
命災羣黎營州羯狗猪龍形詎能篡有唐丕基太子即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
載定尊卑奠鰲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被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拜京師黃旗紫蓋
東南興大火王氣浮晴春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超已著王命論陳
嬰王陵母生心絳衣大冠敵勇敢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頭一呼而動雲
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王逆俗汙染感惟新

弔揚州瓊花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良淮境豐饒係焉南渡前經兵
火此花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昭丁丑歲此花又死孰謂草木無知乎上天
福正統厥更歿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憲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種不忍陷於胡地闢花元青春
禽鳥哭城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槁變高樹博得歡聲沸似雷

二唁詩

丞相陳公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陳公宜中當國。又以京廩上書議之。抗疏而遁。大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肯遷。還與張侯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迤邐南海。公嘗夢二日相鬪。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奇兆。數數以耐。字死。諭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托失風奔占城。俄而占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車服事之。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閩。婆國嘗遣使貢香一器。遺張侯。約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釐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偽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偽誘浙西數州。平日有忠國之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酋。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閩城閉門。汲甕俱絕。一聞人聲。賊即擒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卒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寫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應。乃夾攻之。亦為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

已高之彌天逆惡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宜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微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甯不快哉。

相國生東甌。應識海壇沙。早觀上國光。辟雍鼎聲華。吁雲罵蟲蠭。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綯晴霞。中台勢將坼。大拜宣黃麻。國步正孔棘。盲塗相牽擎。鬼盜殺機弄。平陸闢龍蛇。默首心不正。居然中陰邪。蛛絲網黃屋。六宮妃嬪髽。公奉二王奔。脫命毫髮差。憑膽醉上帝。哭斷口大嗟。南邦血糊地。春深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病集如蔓。百怪鳴如蛙。蝕盡朱珉天。國寄海上槎。始知上色玉。潔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江寒凍不死。微微命一窪。刀圭返魂丹。陽和匝邇生。捨左賢王剝腹鹽為祀。却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偽不可加。僕我王師來。動地騰喧譁。雷霆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為人扶以授賊。先托失風。奔占城。少保張公擁廣王即位于海外。改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之轉戰兩旬。至

二月初六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百餘巨艦。賊軍四向圍布。期公得祥興皇帝賴
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為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覩為大異。張
侯奉祥興皇帝俄來。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艦。賊望洋追之。數日
竟不得。先賊首張九萬戶。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
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為良將。累
遷上秩。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偽說。
邀功。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
豈不能脅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
其所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為惜。但人心未改。
天命豈終窮耶。予曰俟之。予曰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綰中國綬。身潤白玉潔。面獐黑鐵醜。剛易
有武威。功出舉人右。一朝天柱折。當盡豐其蔀。陰陽反鐵炭。枯樸賊杞柳。公卿文章
士。盡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赴赴。生死不携異。寧
受奸宄狃。平生鐵石腸。明白照九有。蒙蒙赤伏符。百拜懸右肺。謀畫人微茫。儻目撲

擰口死戰拓山開。高舉干日月。剖心餌龍離淋漓。雙手聖火壽絲綸。凡水馬能漫。
瞬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墳丘。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
磨不壞。生公踵其後。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惡獸懾百
鴉。始識獅子吼。天風吹新雨。濁劫淨無垢。

哀劉將軍

并序 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帥勇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
僅恃排築。不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元虜大勢合圍。月餘。其回回
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為之碎。廿一廿二間。直攻西門。敵之不
去。四門殺入。一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十餘人騎馬。以通事者。給
賊。盜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行在。隨二王南奔。死于南中。韃賊因常州難攻。
深疑平江有備。及得之。即平江鐵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矣。
浙右之主。今皆曰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圓裏脫兵氛。匹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貞誓敵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
江南風。地下心銜塞北雲。為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為史筆傳聞。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并序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倭王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辨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電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沉壞。韃君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為倭人盡剝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體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尤甚。虜箇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割階金銀鈔物。咸窘且怒。虜王又謀復舉。攻之。耽羅國方八百里。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為餉。眾窺倭之地。倭有五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不戰死歸。亦為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犀角利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高險難入。可為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吊眼據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勦韃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流昌泰。未知擁誰為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

未已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仗義出者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為一己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于懷者也。我朝列聖無失德。大宋有道之長。當粲然復興矣。公孫述魄竄輩。燭火也。甯敵漢日之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舶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春月寒。猶怨舊時嬴政苦。廢今大羊貪猪熾。膻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電大於峯密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底。大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剝江南民髓乾。入行併戶抽丁語。山談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缺盛。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俾以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遇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欣然。鬚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為賓我為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側身鼓掌一嗟時。萬古萬古萬萬古。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郎。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齡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香。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吏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撫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知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古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入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縕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紓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危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饌幕庚午。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敷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寫是邦。暇日相與大奇弔。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

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游。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逐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厯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奕奕。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淮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嬾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

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
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頤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迷歌。益自擊節。徧問客。
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指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
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晚去今古。
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大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謬。童子何知。
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
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
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
未竟。其刻意如此。

鄭廣文武詩

海鬼鄭廣。陸梁蒲福間。駆馳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
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溟延祥隸帥間。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
故所為偏賓。次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
廣戛然起于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公可乎。衆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

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坐慚囁。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連。以起黃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搆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紹璫入取般核。輒泚筆凡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噴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頃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鵠圖詩曰。玉鑠宮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鵠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儕。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倣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

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宋傑將班白。功名小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霄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郡。好漢搃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欄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月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宅文極。之多自號雪齊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荊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若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唱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間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閩門事。頤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侵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入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

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祁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蹇衡衡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驂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邪。

金陵無名詩

熙甯七年四月王荊公罷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雨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荊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擇庭柱谷蝮蛇愁人晉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榮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已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

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皇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圓。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績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王荊公

王荊公相熙甯。神祖虛心以聽。荊公自以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遍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鑊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惟原遺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昉激成黨錮之禍。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

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祗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整片紙。啟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勢如草。曾廢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听然是其詭。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體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味諫軒

咸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馬。題之曰味諫。後王子子以檄櫛。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景。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微祖始登極。國論稍遷。是以有此句云。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函維纜金馬。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傍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清。殊不可讀。左廟有高塚。不知何人寫楊誠

齊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鼓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祗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益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儼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下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范碑詩跋

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菴。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菴敬遇不怠率以夜達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菴滿秩持

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携之笈中之官。櫻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乘壯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斤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遠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尋間。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縱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贈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雅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鈞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違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距應如許。遼安知後人。良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願揚端通真。少摸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益博吾尚友。時事駁駁建甯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蓮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驕。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繆切。須知許國

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
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此老於九垓之期矣。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迺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紓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荆公書詆常平法者紓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費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沾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作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八陣圖詩

瞿唐灔澦天下至峻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越口過郡興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于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动八陣自武侯始捫鄰先生獨謂不然乃作

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颶清泚。主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豕。海中仙人丈二履，相與往來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擎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劇蕩，斷岸奔峯俱披靡。陽侯屢戰三峽怒，祇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慎中研硯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癟，見之歛袂三歎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蟠螭漢大將軍親聞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草草落牙齒。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獵猴坐御牀，孰眎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躰穿膝裹秦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髓。羨它安晉溫太真，壯咤窮越會稽蠻。八年慘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果卿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頓諸委二

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況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亮其豈爾。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宸。可憐阿伾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為於此久留滯。細雨打蓬愁不睡。剽聞逆難犯淮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泰直射六百步。虜刀蔽江一千里。哀哉獨孤太痴絕。垂死尚持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聞獻誠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隸還自江之東。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癡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踏壽迺翁。醉聊作竹枝辭。乞與欸乃歌巴童。喻三鳴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偽楚之僭集議秘省。簪弁恆帽喻獨捫其鬚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挾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遂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

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教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久。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伐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客死乏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謙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墮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踴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太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驚孤枉斷腸。吹散玉蘿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閨。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覲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

當呼阿環垂與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耶。

袁年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錄文昌。躋宥底。寢寢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強。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出。

林外。字崖虎。泉州人。詞翰瀟爽。談謔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翫。飄飄然神仙中人。豫市虎皮錢匣。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領倒使。視其數償酒直。即藏云。酒且盡。復出之一。篤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匣中錢若循環無窮。肴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臥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却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果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為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過水者。倒題橋下。人傳為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林外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顏字。已而知其果

林外也。此詞已有幾載。茲不復書。南劖黠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輩。淡灘。十船過去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我何。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張大廷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齊長。既又為時中長。甚眇小而好作為動。以奇禮作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淳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文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劉火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丈雨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舜聞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文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躬之所為也。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武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蓀龍稱寃莫擇錄煩君更致蒼玉床。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受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當

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無媚約承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為客一設。及來黔中累日。各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焚道人食苦筍四寸餘。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說哉。又記涪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蹟已聞同水蓮。恩輝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定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烟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閒啄苔錢數點。

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雞鷺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樓上畫屏。其三蝴蝶花云。雪孕中間蓓。當齊驛。開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園飛無定憾。風枝漆園如有須為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濶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勞鬃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荔葉青青綠荇齊。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蘿離齊老指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墻。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烟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樓別梁。其七聞砧云。遍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棲雁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滿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闌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苔水清。烟村去郭可吟行。灝頭斜日鳬鶯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膏雨赴春耕。誰言五福仍須惜。九十餘年樂太平。其九送丁選秀才赴舉云。鵠至天池衆莫隨。風雲高處約先飛。青袍錫宴出關近。殢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荆簪掠鬢布裁衣。水鑑雖明亦懶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應貴寶天應興。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豪族女。撫教時樣畫蛾眉。孫賢卒末序之云。富貴

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天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甯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天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而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間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乏巧采繪之華。而辭意自得。倘徉間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時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遺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繕素。號十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龍卿方修吳興志。討撫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為之跋云。慶厯六年。吳興郡守壽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璣教授湖學。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卽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

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瑛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諸子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圓中圓廢石亦不存其字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卽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跡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叔明史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誅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歷丙辰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于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聯捷為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知固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歷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為十誅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甯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曾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拱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間雅如灘

頭斜日鳧鷗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入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金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矣。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達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叙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牛存叟端明所居是也。其地向為章氏物。先君為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嘗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近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臺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陸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通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趙富文彥博拾遺。籍中有曹野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穎。公為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斷疑。就雨肥霜逗痴。駢闌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儻然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垂櫳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

舞誰無悵。幾年一過莫計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知家姪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為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貽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頓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憇舊游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鞭珠彈憶春游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晚風吹不斷書憑春雁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城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裏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又以此詩櫟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裏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鬢花海倚蹤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家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閨人前輩流風雅韻猶可想見也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猾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老舅請姪戲以紙扇求詩遂各題小詞于上仍寫姪之

名於內行草相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為題詩云。寒巖雪壓
松枝折。斑斑剝盡青此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
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
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月。寒燈伴殘漏。落盡
梧桐秋影瘦。鑑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子
杭泮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
超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云。朝經暮史無聞日。北履南轍知幾年。跋
履未能求實地。藁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
金嫩不勝鵝。青粉牆邊道艷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
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窓。蘿花香
淡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喜此詩。先
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
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為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
也。未幾易守臨汀。偶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

斗者與前語適符。然營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謀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辨八煞。酒邊一士致僂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恠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尤雲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慢。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鳴。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譬敏可喜。又聞李知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宋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捲真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為之凜然。

外大父文章莊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汎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識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曰。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識者知不凡也。其後入太學為集正。嘗置酒揭榼。單于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鷗卵者最奇。大如瓜片。切餽於大盤中。眾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兔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豬胞以白入之。再蒸而成。嘗

迎駕于鶴橋。戲以書句為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游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舊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年少。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溪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贈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膾。腴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曰腴腴。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興世暫相忘。華陽處士如容見。不見仙方免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道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于全方。

李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間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闢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贊開督其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切急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眾思。於是言事獻策者。蓋紛然。漢嘉有布衣楊安守者。狂生也。自詭知兵。獻言于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守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之短。且謂其操鄉音穢談。一時傳以為笑。會奉口有未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右史李班因經筵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語歲。賈公欲優學舍以徵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岸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闢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未繼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遞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遇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草。惟昏眠取算。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端園睡味。

長主人與客雨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故翁詩也。讀書已覺眉棱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閑。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嬾成癆。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李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子畫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畫字當作畫字。蓋夫惡其畫浪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土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啟頌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畫寢當作畫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畫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吳與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為銓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為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背之以

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丈餘，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鯀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栗不能出語。子反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畧，無懼意。興極乃返其一絕云：一飄點破碧落界，八面辰盡虛無天。施樓長嘯海波涌。今夕何夕，吾其仙。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顧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媿燕臺。然史記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為築金黃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為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王延郭隗、蓬萊築黃金臺、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遲謁紫霞仙、侍宴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揚眉結義黃金臺、肯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燕有黃金臺，遠致

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咸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然皆無黃金。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為昭王而王隱以為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全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始此也。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達以集芳園及繪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隨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瀆。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卉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嶺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構架焉。堂榭之有名。曰蟠翠松。雪香梅。翠巒石。倚繡雜花。挹露棠。

古
奇
雅
海

玉葉瓊花清勝假山已上集舊北高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御書初陽精舍
熙熙夢山之始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身早通名之曰後樂園
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馬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有數十獨取卑舟楊公棟者刊之
石人以為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
平頭木奴生意滿然生物之廟通名之曰養樂園其傍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
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鳩刻船亭則通謂之水竹晚落馬
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
之宇諸亭據勝卑竒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圃一也有藏歌
詩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
者意使園圃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
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俛仰之間遂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平原
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况
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眾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云檀板歌殘
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李輔國敗屋春歸無主

燕廢池雨。座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淫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壞窗風雨剝青紅。

韓忠武王以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驛。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蕭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丹方尺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間。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縳。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體乾。不通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痴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純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侔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營鋒搖。烽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濶。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氛。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文真之能文者。

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天古營妓嚴慕，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縵。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風聞其名，目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鴻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傾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庚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慕為濫鑿獄，月餘禁雖備受苦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邪？慕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慕聲價愈勝，至徵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丘霖商卿為憲，因賀期之際，憐其病瘠。

命之作詞自陳。幕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今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陸務觀初娶唐氏閨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其姑。既出而未恩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園辟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綻。繡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絲。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

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環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
一炷香。入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
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蘚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
人。玉骨久塵泉下土。墨痕猶鏤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云。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為湖廣總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納遲經從星江
押綱軍卒騎悍驛馬市民橫遭其禍甚眾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斬治之賈公聞
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史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
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官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騎
勦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情
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
以送之曰秋崖秋壑雨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事有一時傳謠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
來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鄧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

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丈立之南園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闌前。乃枯朽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盡信也如此。余嘗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卧草深深。南園闌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況。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謔。非非近乎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諳。坡翁為劉壯與作是是堂詩云。間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訛。是是近乎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鹿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鹿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為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鹿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蘇先生吳老儒也。笄弁皆其子姪行也。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勝藁為時嚮慕。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能詩善絕句。蘇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遇諸廬。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譽平生到杜鵑。蘇老至屈膝拜之。

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贍誤矣。

吳江三高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為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犯眾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逃。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為陶朱。詭行蹤於江海。詰其高節則不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逢勝境之土。豈應着不共戴天之讐。云云。鴟夷之說云。或謂鴟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何時所好。黃

冠東歸。入使李林甫草祖錢賦詩。予見其序。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李真真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責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縛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錦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儻。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啖。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入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過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

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神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誰間。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間。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辭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嗟語。虛博此時之懷。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蔡公郢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

云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于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良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大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以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

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帶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噴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繾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厯厯。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璪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璪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璪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璪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杯亦亡見矣。璪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彭城劉惔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尊吏亡。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

之生道早。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翹。曰。吾凡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暗冥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即活冥逢事。翹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儻居韓城佛寺。將半歲矣。翹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遙告別。未十餘里。聞擊鐘聲。極震響。因憐而寤。竇即師楊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進士李貞。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聖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僵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闋。員且驚且異。翌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淒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顧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

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若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陳郡謝翹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綉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龍粧色甚姝麗至翹所因駐謂翹曰郎非見待耶翹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眸耳曰願郎歸所居翹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翹亦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毬張帳帶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翹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敢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翹相見坐於西軒謂翹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翹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翹因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他恠乎美人嗟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翹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翹悵然因命筆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

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未贈卒不見謂翶喜而誦美人未終翶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闌只片時惆悵全闔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翶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惟疎命燭登車翶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翶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渺人斜月焰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闌更有堪愁處窗上蠅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而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遲前告即駐車使謂翶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翶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翶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塞車簾謂翶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翶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醉此一篇翶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緹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興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翶謝之良久

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頗雖知為臨春。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詁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岳麓仲興昆阜掌。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十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尺高帆帆。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衲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覩。逢迎侯伯輶覺責。膜拜佛像心加遵。稍揖皇英顧灑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幡。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嚴。遲回雖得上白船。羈絆不敢言綠尊。雨祠物色採搭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文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如翔鸞。月頰光背如安與危。

膽方心如不載。田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蔭春盡長。
雙聳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廄中萬馬驅范陽。天子乘驛蜀山險。滿川苜蓿為誰芳。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今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來。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盡舸浮。使君甯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自潁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千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官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着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膾炙。莒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無處剩淒涼漢王佩冷臨江溫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獮體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廢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瑩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密房

顥昌西湖辰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波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閑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撫闌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恨水邊樓上時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園時蒔花木以待遊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還書生同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緑楊

東坡嘗言凡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纖烏西飛客還家。深邨無人作
寒食。磧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
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娟娟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
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毫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
載秋風雁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猶詠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牀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
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誅獮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榼。
從教人識御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官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抛球。人唱一詩覺。
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
絳珠。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繡球。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炤高樓。

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擾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球處。不見爐爐舊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馬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揮江水。同渡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攬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玉清真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璧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鳥鶴無聲子夜聞。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入云。本是廬山猿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山家十賚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賜東坡殿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雨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更鄙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都段子家。作或

云張文
潛作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為元祐黨人。後四年。蒙復過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

見慰勞之餘。答曰。靈轂子王叡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人妙處。詞云。莫怨工人
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貞先生所
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責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
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洗萬方春。舟檣隨
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
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慚。家童相見不相
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
子歌鍾裏。何曾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煙籠樹。晴江水拍空。煩
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岱外雲峰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酒就侍女。一時驚
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閨觀愛愛歌。坐中
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幾十

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勵志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一
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冷。忽然一日逢張氏。
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分死唯二。有如樓櫓叢中木。忽然化作
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不
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牀。行人一去不
復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今年不畫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綃
翡翠春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
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嚙嚙草蟲。趯趯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鶯鶯于飛兮畢之。
羅之。人間所恨兮何休。時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鸞歛翼巢空枝。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聞興廟子敦
誦渠首自校書郎出倅泰州。作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月扁舟
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曾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恆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釣
簾生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